

◆回望

记忆里的气味

成都中医药大学 尹子航

记忆中的初高中时期,对于气味总有特别深刻的感觉,在很多特定的时刻,会闻到那些特殊的、不一样的气味。

那时候四季都是有气味的。

春天有一种潮湿的气味。特别是邵阳的梅雨季节,有一年的四月份还下了一整月的雨。邵水河畔的校园,在河水丰盈的季节里弥漫着一种绿得发亮的青草的气味,深吸一口气都能让青春萌动的心平静下来。那气味来自于学校操场上的进口草皮,操场每年会开放几个月让我们去踢球,别的时候为了保护草皮不让进。

秋天里的的气味,清爽里透着凉。不知不觉桂花开了,闻到香的人连眼神都是亮的,渐渐地,花香浓了,渐渐地,桂花树下落了满地的黄。一季花香走过,天空和心似乎都变得高远和悠然。某个傍晚闻到家户户传来饭菜香味时,突然发现天色已晚,不由地感叹到时间飞逝……

冬天,大多时间因为鼻炎流着鼻涕,对气味并不敏感。可能南方的冬天总是有着湿冷的寒,记忆里最深刻的点就是对于温暖的感受。清早迈进教室,因为里面人很多,一股扑面

而来混杂各种气息但却感觉很暖的气味。晚上回家,到了楼下总喜欢抬头一声长吼,楼梯里的感应路灯次第亮起,然后在温暖的光里一鼓作气登上五楼回到有妈妈在的家。

夏天的气味是最多的,比如放学后,那些火烧云的傍晚。大家饭后散步,散着散着就有几个大人聚在一起唠唠家常,院子里的小孩则在大操场上玩各种游戏。那时候的晚上还能见到萤火虫,草丛里也能找到蚱蜢抓,路边还开着紫色的夜来香。等天色一暗,抬头就能看到光污染还不严重的夜空里洒满了星星。这些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味,存在我的脑海里。

除此之外,夏天午休时闷热的教室里的气味;体育课时看着绿的树叶被阳光照射的气味;进入奶茶店时冷气的的气味,特别是冰淇淋第一口的的气味;和伙伴们一起去网吧打游戏时键盘和鼠标也是有气味的,去别人家玩游戏的时候房间里也有特别的气味;喜欢的女孩子身上也有一种只属于她的,闻起来比别的女孩都要让我入迷的气味……这些所有的我想起来的气味和很多暂时没有都想出来的气味,充满了我的

十四到十八岁之间的日子。

现在正值盛夏,突然发现二十岁之后的自己几乎都没有因闻到生活里的的气味而晃神过了。回想起中学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状态,幼稚得发甜。那时候没有担忧过未来,放学回家上床就能睡着,从没熬过夜失过眠,烦恼的事情也都是第二天醒来就都忘记翻篇了。唯一的来自于高考的压力现在回头看也都是轻飘飘的过眼云烟。

那时候最盼望的事情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大人”,时常幻想着自己独立生活是什么样,可以晚上十二点之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散步,可以去到酒吧喝上一杯再回家,周末可以一个人跑到郊县的山里待一整天看看水看看云……而现在长大了的我,面对未来的迷茫以及现实的压力,最想要的却是回到那时候的状态并且永远不会长大。但是时间从来没有为哪个人倒过带,真的回到那时依然还会想着快点长大吧。

我只能选择向上生长,经历风雨,摸爬滚打,活成阳光下的向日葵,严寒中的翠松柏。或许某一天,我又能闻到另一种更为丰实、更有内涵的生活气味。

◆感悟

永恒的太阳

——读龙应台《目送》有感

邵阳市六中324班 付安旗

重读龙应台《目送》这本书,又有不一样的收获。龙应台不和读者探讨人生哲理,只是以淡淡的口吻,讲述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世间的亲情。可这反而像有股魔力,深深吸引着我,给予我心灵极大的震撼。

作为子女,我们似乎可以理所应当接受父母的疼爱,因为他们不计回报,也不曾真正地与子女愠气。我们只注重强调“好了好了,你不懂,这是我们两辈人之间的代沟”“够了够了,这么大个人还牵手,让我很难为情”……我们自以为已经长大,殊不知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父母的唠叨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幸福的烦恼,谁让我们永远“长不大”呢?

目光停留在“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久久未能翻页,思绪早已飘远。倏忽,我仿佛又回到了查询小学毕业成绩的那一天,父亲破天荒地送我来到学校陪我一同查询。以往再重要的考试他都不曾亲临,我取得再优异的成绩他都不曾动

容,我以为他不在乎。我忐忑不安地在排名表里搜寻着我的名字,没有找到。我低下头去,不敢再看。“女儿,你快看!”父亲的声音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喜悦。我猛地抬头,胸口的大石头顿时落地,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这是我小学六年中考得最好的一次。父亲难掩激动,却不再言语。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切地感到骄傲,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因为父亲。

转眼间我已经离开父母独自来到远方求学,父亲从不干涉我的任何决定:无论是我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还是怀着三分钟热度想要学习书法,亦或者是离开他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独自求学……我很感谢他,只是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常常与他相见。上次见到父亲的记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可他站在奶奶灵柩前沉默的身影,从未在我的脑海中淡化。不经意间触碰到他那双粗砺的手,像是有东西狠狠地击打着我的心脏。我从小就不爱吃蛋黄,而他下意识把蛋黄从蛋白中分离的习惯,让我眼中的雾气至此还在升腾。

(指导老师:杨卫国)

◆成长

第一次劈柴

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8年级82班 王涯

一天上午,爸爸送我去奶奶家玩。我一下车,便踢开家门,冲进厨房,跑到奶奶身边,兴奋地说:“奶奶,你宝贝孙女来了,快开电视吧!”

奶奶没有起身,慈祥地看着我,神秘兮兮地说:“宝贝,今天你得帮奶奶一个忙——劈柴,好吗?”

我一听,好奇地托着腮,闭上眼,激动地想:“嘿哟!劈柴,这个听起来好玩,嘻嘻,让本小姐挑战不可能吧,哈哈!”便点了点头。

我走出厨房,来到院子里,走到木桩前,蹲下身子,两手抱着木桩,皱了皱眉,两手往上拉,牙齿不停打颤,双脚发抖,颤巍巍地往前挪动。吃力地搬出木桩,捧着一堆柴,小心翼翼地放在木桩上,深吸一口气,咬了咬牙,提起斧头,举过头顶,用力往下砸。只听“呼”的一声,柴掉在地上,却安然无恙。

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急得跺了跺脚,呸了口唾沫,摩拳擦掌,自信地抡起斧头,对准木桩一劈,斧头却又卡在中间,不能动弹,费了吃奶的劲才拔了出来。我愤愤地看着它,撸起袖子,叉开双脚,弓着腰,狠狠一劈,谁知,木柴依然不动,斧头却“啪”的一声砸在地上,像一只脱了缰绳的野马,挣开我的双手,往前飞去,用力地弹在墙上,往后冲来。我急忙跑进房间……

我生气极了,气嘟嘟地走到奶奶身边,撅着嘴,心想:“哼!竟然没劈开,害我费那么大的劲,还提前做那么多准备。我看它们是故意和我作对,不劈了,敢要我。”

这时,奶奶拍了怕我的背,“噗嗤”一声笑起来。

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别过头,委屈地说:“哼!奶奶,连你也欺负我,你不爱我!”奶奶被我逗得哭笑不得。

奶奶语重心长地说:“乖孙女!你没劈到柴,是因为方法不对,斧头不要举太高了,眼睛要紧盯着柴,然后对着柴,使劲劈下去,保证成功。”

我听了,皱了皱眉头,将信将疑。但还是撸起袖子,瞪着眼睛,盯着木柴,呸了口唾沫,摩拳擦掌,自信地抡起斧头,心一横:“我就不信了,我还搞不定你。”用力劈下去,“啪嗒”,木柴顿时被一分为二。我又尝试了几次,捡起木柴,放在木桩上,抡起斧头,脚一踩,用力劈下去。“啪嗒”“啪嗒”的响声接二连三,被一分为二的木柴整齐地“躺”在地上,越堆越高……

我踩着脚,站在木桩上,居高临下地瞅着我的手下败将,一股满足感油然而生,心想:“哈哈,还不是我赢了,你们这群外强中干的家伙。嘻嘻,啊!我学会劈柴了。”(指导老师:王书东)



及第潭瀑布

(洞口大湾国有林场供图)

◆交流

字条

绥宁县思源学校8年级5班 唐梓萱

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那个本子你看到了吗?”眼神里带着些许期待,我一头扑在他的怀里,说:“谢谢爸爸。”我听见了他的笑声。

几年后,我长大了,性格也变了,与家人之间好像多了一层隔阂,特别是爸爸。

一天,看到爸爸在电脑桌前工作,摆在电脑桌前的大记事本上记录着满满的一页,走近一看,字虽然排列得很整齐,

但字体确实很潦草,可以用“龙飞凤舞”来形容。我有点不太自然地开口:“要不然你平时好好练练字?”爸爸愣了愣。第二天,桌上摆了一本正楷字帖。

晚上,我每每从房里出来时,总看见橘黄的台灯灯光从他的头顶打下,带着头发的影子,浅浅地落在脸上,最后投在了充斥着墨香的字帖上,我愣住了。

今年我生日那天,爸爸又送给了我一个本子,本子封面

是浅蓝色的,里面依旧夹着一张字条——“今天是我宝贝女儿的十三岁生日,青春,阳光,欢笑……为这属于你的日子,舞出欢乐的节拍,祝我的女儿生日快乐!你要逼自己优秀,然后骄傲地活着。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以后的你会为现在所做的努力而感到庆幸。加油!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今天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这张字条,想起每次给我送东西来校时那张暗夹的字条,心头千思万绪。我在将涌出的泪光中,又看见那在灯光下认真写字的身影和那一张张饱含深情父爱的字条。

小滑头,大了还瞒着你王阿姨,之后就离开了。

被长辈亲切问候了一路,终于回到了家,我们一边喊着累一边分享自己需要吐槽的心情,爸爸妈妈也是笑看着我们,一边接受和回应我们的话题。妈妈已经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简简单单,荤素搭配,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们的最爱。之后的几天,陆陆续续地种完了种子,辛苦却充实。习惯了几天忙碌的日子,一下子空了下来还真有点不适应。

我拿着一条小板凳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听着耳机里传来的怡情歌曲,放松身心。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压力,看着眼前的山野,快乐而自在。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在家和父母聊天相处了,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家乡的春天,如今是一个好机会。

◆记录

久违的春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王微香

逗,所以他俩经常干架,但感情也属他俩最亲,大概就是典型的“打是亲骂是爱,越打越骂越相爱”。这不,弟弟和妹妹又掐起来了,两个人谁也不服谁地想要先播下自己的种子和肥料,在那里比速度。姐姐挖坑不及,我埋坑不来,我和姐姐也是对视了一眼,对此哭笑不得却也是无可奈何。

近几年,因为我和姐姐读书、工作的地方都远,时间不允许我们帮妈妈播种,都是由妹妹和弟弟来解决的。今年是鲜少的姐弟集体出行,我们相似的模样格外受到乡亲们的调侃。他们询

问我们学习和工作上的问题,嬉笑着说好几年没看到你们一起出来帮妈妈播种了。因为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叔叔阿姨,我们就既亲切又无可奈何地一一回答。看着时间不早了,他们也是急着赶回家做饭,调笑了一段时间就招呼离开了。正当我们也准备离开时,隔壁家的王阿姨去而复返,暧昧地看着我们,问有没有谈恋爱。对于这个爱极了八卦的王阿姨,我们先不说没有,就是有了也不敢说呀,打着哈哈应付了几句。她看问不出来,只能收起心思,说你们几个

严寒已过,和煦的春风取代了瑟瑟的寒风,遍布田野的油菜花和屋前桃花的绚丽让我心情陶醉。蜜蜂穿梭在花朵之间忽上忽下,辛勤地采集着花蜜。大人们都开始播种各种谷物,田野之间皆是忙碌的身影。有时传来小孩子的哭闹声,隔着老远都能听到,不知是发生了什么。站直身体深吸一口气,满鼻花草的清香,默叹春天到了啊。

一个土坑一舀肥料两颗玉米种,种子不能挨着肥料,我牢牢记着妈妈给我说的要点,唯恐播种不规范秋天收成减少。姐姐负责挖坑,弟弟负责去种,妹妹负责播肥,而我负责埋坑,确认播种合格便勾起旁边的泥土盖上。分工合作,干活不累,边干活边唠嗑。弟弟和妹妹一直是一对欢喜冤家,妹妹总爱逗弟弟,弟弟又不经